

# 汪精衛瀑布詩賞析

■ 鄧昭祺

## 作者簡介

鄧昭祺，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內外全科醫學士，曾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退休後為香港珠海學院副校長（學術）及亞洲研究中心總監。曾為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饒宗頤學術館名譽研究員。現為東華學院名譽教授及策略發展顧問、香港珠海學院高級顧問、香港伍倫貢學院教授（兼任）。著有《元遺山論詩絕句箋證》、《詞語診所》、《點讀三字經》、《陶朱公商訓十二則》（譯著）等。

## 內容摘要

汪精衛的詩詞集中，收錄多首以瀑布為主題的詩，體裁多為五言古詩，大部分都是他在外國旅遊時所創作，其中以歐遊時的作品較多。這些詩或描繪了瀑布的壯麗雄偉，或刻畫瀑布的幽深奇特，或摹寫瀑布的清新脫俗，或展現水勢的變幻多姿，或反映詩人的內心世界，成功塑造了一幅幅美不勝收、撼動人心的自然畫卷，帶領讀者如親臨其境地欣賞各地瀑布的獨特魅力。本文從這些詩中選取3首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一首七古、一首五古及一首七絕，詳細分析討論，藉以揭示詩人深厚的文學修養及高超的創作技巧。

關鍵詞：汪精衛、瀑布詩、西班牙橋、幾司柏、廬山

汪精衛（正名汪兆銘，字季新，號精衛，1883 年—1944 年）的《雙照樓詩詞彙》中，共有四百多首詩詞，其中寫景、紀遊的作品，佔了總數四分之一以上。他特別喜歡欣賞瀑布，因此在這本詩詞集中，收錄了多首以瀑布為主題的詩，包括〈太平山聽瀑布〉（山在南洋馬來半島）4 首、〈西班牙橋上觀瀑〉、〈廬山瀑布以十數，飛流湍淵各有其勝。余輩攀躋所至，輒解衣游泳其間，至足樂也〉、〈比那蓮山水之勝，前遊曾有詩紀之。自西班牙橋泝瀑而上，攀躋崎嶇山徑間可六七里，得一湖，其上更懸瀑布二；更上，則雪峯際天矣，此前詩所未紀也。今歲復遊，補之如次〉、〈瑞士幾希柏瀑布自山巔騰擲而下，注於勃里安湖，遠映雪山，近蔭林木。余在此一宿而去〉、〈幾司柏山上〉、〈廓羅蒙柏道中〉、〈孚加巴斯山中書所見〉等。本文從這些詩中挑選幾首有代表性的佳作，詳細分析討論，藉以欣賞汪先生詩歌創作的深厚藝術造詣。

### 〈西班牙橋上觀瀑〉

翠巖碧嶂相周遮，遠看瀑勢如長蛇。  
 下馳嶽奇犖確之峻坂，又若以風為馬雲為車。  
 蒼崖崩摧大壑裂，峭壁削成愁嶄絕。  
 惟餘怪石鬱嵯峨，錯落水中猶杌隉。  
 石齒咽波波不定，沸白渟藍紛復整。  
 浪花蹴起入長空，散作四山煙雨影。  
 輕煙細雨微濛中，燁然受日橫長虹。  
 行人拍手眼生纈，餘光反映松林紅。  
 據石臨流自欹側，斷橋小樹如相識。  
 瀼瀼零露洗肺肝，淅淅微寒生鬢髮。  
 由來泉水在山清，莽莽人間盡不平。  
 風雷萬古無停歇，和我中宵悲嘯聲。

〈西班牙橋上觀瀑〉詩作於 1919 年，當時汪先生正在巴黎列席巴黎和會。第 1 次世界大戰於 1918 年 11 月結束，1919 年 1 月，勝利的協約國

集團為了解決戰爭所造成的問題，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國際會議。中國南北雙方同意派代表出席，南方推薦了汪先生出任代表團成員，但他認為自己從未擔任過任何官職，因此只是願意在當年 4 月，以個人名義參加會議。

西班牙橋 (Pont d'Espagne) 是一座石造橋樑，雖然名叫「西班牙橋」，但其實它並非位於西班牙而是位於法國南部庇里牛斯國家公園 (Pyrénées National Park) 的保護區內，橫跨馬爾卡多河 (Gave de Marcadau) 與高布河 (Gave de Gaube) 的匯合處。這座橋的海拔約為 1500 米，貫穿山脈，曾經是連接西班牙和法國的重要通道，故此名為西班牙橋。

這首詩的前八句寫山勢的險峻與瀑布奔騰下山的磅礴氣勢。

第一句「翠巖碧嶂相周遮」勾勒出瀑布周圍的環境，「周遮」是遮掩的意思，青翠的山巖和碧綠如屏障的峰巒互相遮掩。第二句「遠看瀑勢如長蛇」，用長蛇比喻瀑布，形象生動。詩人看到瀑布流水順著巖石傾瀉而下，呈現蜿蜒曲折的形狀，聯想到銀蛇在巖石間逶迤滑行。

第三句「下馳嶽奇犖確之峻坂」，「嶽奇」同「嶽崎」，是險峻不平的意思；「犖確」是怪石嶙峋的樣子。此句刻畫瀑布奔瀉而下，衝過險峻不平、怪石嶙峋的山坡。第四句「又若以風為馬雲為車」，寫瀑布下瀉的氣勢超凡脫俗，如同以風為馬、以雲為車地馳騁。此句借用了魏晉之際的傅玄 (217 年—278 年) 〈吳楚歌〉中「雲為車兮風為馬」一句，<sup>1</sup>生動傳神地表現瀑布奔騰下山的動態美感，也增強了畫面的奇幻色彩。

第五、六句「蒼崖崩摧大壑裂，峭壁削成愁嶄絕」，以誇張的手法表現瀑布巨大的衝擊力，彷彿能摧毀山崖，撕裂深谷，使峭壁像是被刀削過一樣陡峭。「蒼崖崩摧大壑裂」，「蒼崖」是青色的山崖，「崩摧」指倒塌毀壞；「蒼崖崩摧」四個平聲字連用，聲調響亮，足以表達瀑布「地崩山摧」的威力。<sup>2</sup>詩人在第五句突顯了自然力量的威懾與壯美，隨後將視覺感受轉化為心理層面的恐懼與壓迫感，寫下了第六句——「峭壁削成愁嶄絕」，「嶄絕」是險峻陡峭的意思。詩句中的「愁」字，是把峭壁的險峻情形人格化：山崖因為被瀑布削成極端險峻陡峭的程度，以致可能隨時崩

<sup>1</sup> 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562。

<sup>2</sup> 「地崩山摧壯士死」，出李白〈蜀道難〉詩。見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頁 162。

場而發愁。汪先生自幼熟讀陸游（1125 年—1210 年）詩，<sup>3</sup>此句可能出自陸游〈石門〉詩的「峭壁天削成」。<sup>4</sup>

第七、八句「惟餘怪石鬱嵯峨，錯落水中猶杌隉」承接上兩句，描寫山崖受到瀑布猛力衝擊後，只剩下高聳密集的奇形怪石。這些交錯紛雜的石頭分佈在水中，被湍急的水流不斷衝擊，顯得搖搖欲墜，頗不穩定。第七句的「鬱」字指密集、繁多，「嵯峨」是山高峻貌。第八句的「杌隉」是傾危不安的樣子，多用於描述國家、政局等重大局勢的動盪不安。此詞最早見於《尚書·秦誓》「邦之杌隉，曰由一人」，<sup>5</sup>詩人用在這裏既指石頭的不穩定，也可能隱喻人世間的動蕩，與後文「莽莽人間盡不平」呼應。

從「石齒咽波波不定，沸白渟藍紛復整」開始，詩筆轉向細節描寫。「石齒咽波波不定」是一個擬人化的句子。「石齒」形容瀑布流經的巖石，嶙峋突兀，形狀像牙齒；「咽」指吞嚥，「波」指水波。「石齒咽波」是說水波在牙齒狀的巖石間翻滾，好像被它們吞嚥一樣，此四字或出自明劉克平的「石咽波兮鏝金」。<sup>6</sup>「波不定」指石頭的阻擋使水流時斷時續，波浪無法平穩前進，形成渦流、回旋或跳躍的態勢。「沸白渟藍紛復整」，「沸」是水波翻湧貌，「沸白」是說水流因撞擊巖石而翻騰，形成大量白色泡沫與水花；「渟」指水積聚不流，「渟藍」指靜止的深藍潭水。「紛復整」中的「紛」指水花四濺的凌亂情況，「整」則指水流最終匯聚歸一，重新聚集成水潭。整句描繪水流在巖石間時而激湍飛濺成白色水花，時而形成平靜的藍色水潭，水勢不停變化，時紛亂時整齊。句中白色的翻滾水花與藍色的靜止潭水形成強烈的動靜與色彩的對比。

「浪花蹴起入長空，散作四山煙雨影」二句，描寫浪花飛濺至空中，化為煙雨，瀰漫四周。動詞「蹴」突顯了浪花飛濺、直衝雲霄的強勁力度，

<sup>3</sup> 何孟恆編著：《汪精衛生平與理念》（台北：時報文化，2019 年）頁 3 云：「他每天除開指定的功課之外，還在父親的藏書之中挑選一兩本對自己有興趣的書爬到屋頂上去讀。他生平服膺王陽明學說，喜愛陶淵明和陸放翁的詩，都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sup>4</sup> 陸游〈石門〉詩云：「峭壁天削成，磬石容投竿。」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5739。

<sup>5</sup> 屈萬里註譯：《尚書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 年），頁 199。

<sup>6</sup> 明劉克平〈羅浮絕頂放歌〉云：「波激石兮碎玉，石咽波兮鏝金。」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22 冊，明張邦翼輯：《嶺南文獻》（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據中山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卷 32，頁 561-562。

動態感極強，彷彿浪花主動騰躍飛升而非被動飛散。浪花升空後，四散為如煙似雨的朦朧水霧，籠罩四周群山。詩人在這裏以視覺模糊感營造一個充滿詩意的空靈境界。

「輕煙細雨微濛中，燦然受日橫長虹」二句，寫出明亮的陽光照射在迷濛的輕煙細雨，形成橫跨天空的彩虹。「輕煙細雨微濛中」一句中的「微濛」，是隱約迷濛的樣子。此句承接上文「散作四山煙雨影」，進一步描繪「煙」和「雨」。這些輕柔的煙霧和細密的小雨在空氣中瀰漫，營造了一個濛味不清的畫面。「燦然受日橫長虹」中的「燦」是「燁」的異體字，指火光明亮盛大。太陽光照射到瀑布傾瀉下山所產生的水滴上時，光線會被折射和反射，並分解為七種不同顏色的光譜而形成彩虹。這個色彩繽紛、光亮鮮明的畫面與前一句的迷濛狀態，構成強烈的對比。

「浪花蹴起」四句及上文「石齒咽波」二句對細節的描寫，展現了詩人敏銳的觀察力和細膩的表達能力，讓整首詩既有宏觀的壯麗，又不乏微觀的精緻。

此詩直到這裏都是描寫自然景物，後面開始寫到人。「行人拍手眼生纈，餘光反映松林紅」，「行人」在這裏是指包括詩人在內的遊人，「纈」是眼花時所見的星星點點。二句寫遊人目睹這個自然界的美景，眼中彷彿出現絢爛的彩色紋理，因而情不自禁地拍手驚嘆；陽光透過煙雨形成彩虹後，餘暉反射到周邊的松林，使它呈現紅色的光芒。詩人通過「行人拍手」的旁觀者反應，間接強調瀑布的美麗壯觀。

「據石臨流自欹側」以下，詩人從觀景轉為抒懷，「欹側」是傾斜、歪斜的意思。他面對著流水斜倚巖石，姿態悠閒地感受大自然的洗禮。「斷橋小樹如相識」，「斷橋」指斷裂的橋樑遺跡，大概是瀑布附近的舊橋。詩人將自己的主觀情感投射到客觀景物，彷彿眼前所見的斷橋和小樹不只是景物，而是有靈性的朋友。此句體現了詩人對大自然的親近，同時也可能反映他當時的孤寂心境——在眾多的「行人」中，惟有周邊的景物與他「相識」。

「瀼瀼零露洗肺肝，淅淅微寒生鬢髮」，「瀼瀼」是露濃的樣子，「零」是降下、落下的意思，「零露」是降落的露水，暗含清晨或深夜的時空背景；「瀼瀼零露」出自《詩經·鄭風·野有蔓草》的「野有蔓草，零露瀼

讓」。<sup>7</sup>「淅淅」是模擬風聲或雨聲的擬聲詞。二句寫濃重的露水彷彿洗滌了詩人的內臟，淨化了他的心靈，微風吹到鬢髮，帶來寒意。詩句以細膩的感官描寫，表現出瀑布環境的清新與涼爽。這裏寫露水的細節，暗示詩人因為被眼前美景所吸引而流連忘返，站在橋上長時間觀賞瀑布，一直至深夜或清晨，時間與詩歌末句的「中宵」吻合。

詩的最後四句寄託了作者的情懷。「由來泉水在山清，莽莽人間盡不平」，「莽莽」是廣闊無邊的意思，二句說在山的泉水本來都是清澈的，而廣闊無邊的人世間卻充滿了不公平、不公正的現象。詩人用「莽莽人間盡不平」接上句「由來泉水在山清」，初看起來似乎有點突兀，但如果我們知道詩人在這裏是暗用杜甫（712年—770年）詩，就會明白「莽莽」句巧妙地承接「由來」句。杜甫的〈佳人〉詩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在山裏的泉水清澈明亮，流出山後的泉水就變得污濁。<sup>8</sup>汪先生的「由來泉水在山清」，顯然是化用了杜甫詩聯的上句，而下句「莽莽人間盡不平」所指的世間不公平現象，正好對應杜詩的「出山泉水濁」，因此「由來」二句的上下銜接並不生硬。汪先生這兩句詩，由自然景觀引申到對人世間的感慨，借用杜詩表達了他對社會現實的思考，賦予了詩歌更深層次的內涵。

「風雷萬古無停歇，和我中宵悲嘯聲」中的「風雷」，不但指自然界的狂風暴雷，而且還用來比喻自古以來未曾停歇過的各種社會衝突、變故或鬥爭。這一句所指的「風雷」，就是上一句所謂「不平」的人間現象。「和我中宵悲嘯聲」一句，寫風雷的轟鳴彷彿與詩人的悲哀長嘯聲共鳴，互相應和。詩人發出「悲嘯」，並不是由於個人的不幸或不愉快的遭遇，而是對人間不平與歷史動盪的深刻感受和回應。詩歌結尾將自然界的風雷聲昇華為詩人內心的悲鳴，可見他在遊山玩水的時候仍然心繫社稷，流露出憂國憂民的情懷。這種「天人感應」式的表達，強化了詩歌的感染力。

〈西班牙橋上觀瀑〉通過豐富的意象和細膩的筆觸，將瀑布的壯闊景象與詩人內心的複雜情懷融為一體。此詩匠心獨運的畫面構圖和情感脈絡的精妙鋪展兩方面，展示了詩人熟練的藝術技巧，很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sup>7</sup> 程俊英等：《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259。

<sup>8</sup> 仇兆鰲：《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554。

詩人從不同角度細膩描寫瀑布的奔流及其變幻多姿的水勢，呈現出豐富多元的視覺感受。遠觀時，詩人以「遠看瀑勢如長蛇」比喻瀑布蜿蜒曲折、靈動有力的形態，這種形象讓人感受到瀑布的生命力。近觀時，詩人寫道「據石臨流自欹側」，描繪自己斜依在山巖邊，近距離欣賞瀑布傾瀉而下的美景。仰視時，詩人用「浪花蹴起入長空」形容瀑布水花飛濺至空中，彷彿整個天空都被水花填滿。俯視時，「沸白渟藍紛復整」則描繪了瀑布因撞擊巖石所形成大量浪花，重新聚集成深藍色的潭水。

通過這些多角度的描繪，詩人成功構建了一個立體而富有層次感的瀑布畫面。讀者不僅能從遠近、俯仰各種視角感受到瀑布的壯闊與變化，也能體會到水勢的動態流轉，彷彿親臨其境，隨著詩人的視線在山水間自由遊走，感受那份震撼人心的自然美景與詩意境界。

〈西班牙橋上觀瀑〉不僅在空間構圖上匠心獨運，其情感脈絡的鋪展也顯現出精妙的藝術設計。「蒼崖崩摧大壑裂，峭壁削成愁嶺絕」，起初，詩人以驚嘆的目光注視著壯麗的瀑布，讚美大自然的雄奇與險峻，這份驚奇猶如一股強烈的視覺衝擊，瞬間抓住了讀者的心。「行人拍手眼生纈，餘光反映松林紅」，隨著詩句的深入，詩人逐漸沉浸於瀑布泛起的光影變幻之中，那些閃爍的水珠在陽光下折射出絢麗的色彩，彷彿一場流動的光影盛宴，讓他心潮澎湃，陶醉於迷人的景色中，情不自禁地拍手稱讚。後來，詩人的情感從純粹對大自然的讚美轉向對人生的深刻感懷。「斷橋小樹如相識」一句，將景物轉化為朋友般的存在，成為詩人的精神寄託，大抵反映他當時的孤寂心境。「灑灑零露洗肺肝，淅淅微寒生鬢髮」二句，通過露水與寒風的意象，將自然景物與詩人的情感與身體感受緊密結合，體現了自然對他心靈的淨化與慰藉。詩人在清寒中覺醒後，情感逐漸轉向沉重鬱結：他感慨山中清泉永恆純淨，但塵世間卻充滿動盪不安和不公，於是對現實世界的紛亂與黑暗深感失望。「風雷萬古無停歇，和我中宵悲嘯聲」，詩人將自己的悲嘯聲與天地間永不停息的風雷結合在一起，表達了他內心的悲憤與痛苦。這種由外而內、由景及情的情感遞進，展現出詩人複雜且豐富的內心世界，成功塑造了一幅壯麗而又感人的自然畫卷，讓人感受到自然的力量與人類情感的緊密連結。

二

〈幾司柏山上〉

平生所觀瀑，眾妙不可名。  
惟此幽且奇，每見心為傾。  
遠從雪山來，飛白遊青冥。  
一擲最高峰，其勢如建瓴。  
直下千丈強，石破天為驚。  
千巖萬壑間，往復還相縈。  
十步一換態，百步一換聲。  
蕩蕩入平湖，浮綠與天平。  
山深日已夕，新月猶未生。  
遙遙望四極，壺壺涵虛明。  
山色如明礬，湖光如墨晶。  
畫筆所不到，寫以聲泠泠。  
胸中若冰雪，對此匹練橫。  
有懷當如何，木末零流星。

此詩作於 1936 年，當時汪先生正在歐遊。1935 年 11 月 1 日，國民黨第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開會，開幕式完畢後，汪先生被槍手行刺，身體三處中彈受傷，在南京中央醫院接受治療，卻只能取出其中一顆子彈，於是他在翌年 2 月到德國繼續就醫。這首詩就是他在療養期間到瑞士遊覽時所作。詩題中的「幾司柏」，即 Giessbach，瑞士地方名。先生於 1928 年遊歐時，曾寫了一首〈瑞士幾希柏瀑布自山巔騰擲而下，注於勃里安湖，遠映雪山，近蔭林木。余在此一宿而去〉，詩題中的「幾希柏」，就是 Giessbach，也即是〈幾司柏山上〉詩的「幾司柏」。

詩的開頭二句是「平生所觀瀑，眾妙不可名」，詩人說他一生所觀賞過的許多瀑布，種種奇妙之處難以用言語描述。詩中的「平生」二字，暗示詩人閱歷豐富，見過不少瀑布，為下文眼前所見瀑布的獨特魅力做鋪墊。「眾妙」是指各種奇妙、精妙的景象或感受，語出《道德經》「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暗指自然之美深邃難測。「不可名」，亦取《道德經》「道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意，強調瀑布自然之美，奧妙無窮，難以用言語形容、說明。<sup>9</sup>詩人用「眾妙」這一極具哲學意味的詞，將瀑布的美提升到一種近乎「道」的境界。「眾妙不可名」暗合道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審美觀，<sup>10</sup>這一句可能出自陸游〈中溪〉詩的「妙絕不可名」。<sup>11</sup>

「惟此幽且奇，每見心為傾」二句是說惟獨這個瀑布清幽而奇特，每次見到都令詩人心神傾倒。「惟此」二字力重千鈞，將筆鋒從「平生所觀」的眾多瀑布中猛然聚焦於眼前的幾司柏瀑布，突顯它在詩人的心目中獨一無二的地位。「幽」字強調瀑布隱秘、清幽的氛圍，「奇」字則突顯它的異常與獨特。詩人對眼前的瀑布情有獨鍾，是因為只有它兼具「幽」與「奇」兩種特質。這兩種特質形成了一種獨一無二、耐人尋味的審美體驗，令詩人陶醉。他第一次用「幽」字刻畫幾司柏瀑布，見於8年前所寫的〈瑞士幾希柏瀑布自山巔騰擲而下，注於勃里安湖，遠映雪山，近蔭林木。余在此一宿而去〉詩的「月出水更幽，泉響山自靜」，<sup>12</sup>他8年後仍然用此字來稱讚幾司柏瀑布，可見先生念念不忘這個瀑布的「幽」。「幽且奇」是詩人對幾司柏瀑布最核心、最凝練的審美判斷。「幽」側重於環境氛圍的清幽、隱秘，引人入勝；「奇」側重於瀑布氣勢和動態的奇特、絕妙，扣人心弦。這兩個字概括了此瀑布區別於其他瀑布的獨特魅力。「每見心為傾」中的「每見」，強調「心傾」這種熱烈反應不是偶然一次出現，而是重複發生、屢試不爽的，可見對先生來說，此瀑布的魅力歷久常新。每當看到幾司柏瀑布，他的心都為之傾倒，深受感動。

「遠從雪山來，飛白遊青冥。一擲最高峰，其勢如建瓴」四句是說，瀑布從遙遠的雪山奔流而來，如一道白練在青天飛遊，猛然間從最高的山峰傾瀉而下，就像從高屋頂上傾倒瓶子裏的水那樣，勢不可擋。「飛白」中的「白」是指白練，我們從下文的「對此匹練橫」就清楚知道「白」指

<sup>9</sup> 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參照簡帛本最新修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73。

<sup>10</sup> 《莊子·知北遊》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見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563。

<sup>11</sup> 陸游〈中溪〉詩云：「今朝中溪寺，妙絕不可名。」見《全宋詩》，頁24430。

<sup>12</sup> 《汪精衛詩詞彙編》（台北：華漢出版社，2024年），頁67。

白練而不是白雲。「青冥」是指青天。「其勢如建瓴」中的「建」是，傾、倒的意思；「瓴」是盛水的瓶子。「建瓴」指把瓶中的水往下傾倒，語本《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秦，形勝之國，……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sup>13</sup>清高宗乾隆皇帝（1711-1799）曾經在他的〈驟雨〉詩中使用「其勢如建瓴」來描寫傾盤大雨迅速從天而降。<sup>14</sup>

「直下千丈強，石破天為驚」，瀑布傾瀉直下超過千丈，彷彿要劈開巖石、震駭蒼穹。這裏的「石破天為驚」是化用李賀（790年—816年）〈李憑箏篋引〉的「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sup>15</sup>描寫幾司柏瀑布衝擊石壁的驚人威力，好像李憑（約生活於元和六年[811]至元和八年[813]）彈奏箏篋時所發出的高亢樂聲，直衝雲霄，擊破女媧用來補天的五彩石那樣。

「千巖萬壑間，往復還相縈。十步一換態，百步一換聲」四句，描寫水流在千萬山巒溝壑之間，往復纏繞盤旋，每隔十步就變換姿態，每隔百步就改變聲響。詩人在這裏是以視聽結合的方式，展現了瀑布的千變萬化。

「蕩蕩入平湖，浮綠與天平」二句，寫瀑布最終浩浩蕩蕩匯入平靜的湖泊，湖水的碧綠色彷彿在水面浮動，一直延伸至天際，形成水天一色的景象。我們根據汪先生的〈瑞士幾希柏瀑布自山巔騰擲而下注於勃里安湖，遠映雪山，近蔭林木。余在此一宿而去〉詩，可以知道「蕩蕩入平湖」的「平湖」，指勃里安湖（Lake Brienz [German: Brienzensee]，今譯作「布里恩茲湖」）。詩人以簡練的筆觸勾勒出瀑布從陡峭的山巖墜下後，最終流入湖面的壯闊景象，兼具動態與靜態之美。此二句位於詩的中後段，既是瀑布奔流的終點，也是詩歌由動態描繪轉為靜態描繪的轉折點。前面極寫瀑布之令人吃「驚」（「石破天為驚」），至此突顯景色之「平」（「蕩蕩入平湖，浮綠與天平」），形成由飛流直下轉為水波不興的鮮明對比。

<sup>13</sup>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382。

<sup>14</sup> 清高宗乾隆皇帝〈驟雨（七月十五日）〉：「其勢如建瓴，其迅突發弩。」，見于敏中等編：《御製詩3集》（台灣世界書局1985年影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卷51，頁23a。

<sup>15</sup> 吳汝綸：《李長吉詩評註》（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頁1。

「山深日已夕，新月猶未生」二句，寫深山之中，日已西沉，但新月還未升起。「遙遙望四極，粼粼涵虛明」，詩人遙望四方極遠之處，彷彿見到水波漣漪擴散至清澈明亮的夜空之中，與天空融為一體。「四極」是四方極遠之處；「粼粼」是水流貌；「涵」是包含、包容的意思；「虛明」是清澈明亮，這裏用來形容天空。

「山色如明礬，湖光如墨晶。畫筆所不到，寫以聲泠泠」，詩人用明礬和墨晶兩種礦物比喻山色和湖光。「明礬」是無色或白色的立方晶體，帶有光澤；「墨晶」是深茶至黑色的石英類礦物。山色如同明礬那樣清澈透亮，湖色如同墨晶那樣棕黑晶瑩。「泠泠」是形容水聲清脆、悅耳的擬聲詞。詩人認為這種清冷幽美的景色不是畫筆能描繪得出的，惟有以「寫以聲泠泠」的通感筆法，將視覺的感受轉化為聽覺的空靈餘韻，用水聲來表達其動人之處。「畫筆所不到」呼應了詩歌開頭所說的「眾妙不可名」。詩人並沒有把瀑布秀麗的夜色淋漓盡致地描繪出來，而是好像中國書畫藝術常用的「留白」技巧那樣，在畫面留下大片空白，讓讀者發揮想像力，自行感悟瀑布景色的魅力。

「胸中若冰雪，對此匹練橫」，「練」是白色的熟絹，詩人說他的心境被大自然淨化後，如冰雪般純潔，面對著這匹白練般的瀑布橫空展開。這裏將壯闊的自然景觀與內心境界相結合，表達詩人高潔的胸懷。上句用來比喻清明、純潔心境的「冰雪」，正好與下句用來比喻瀑布的「白練」，互相呼應。

「有懷當如何，木末搴流星」，末二句是說詩人心中有感慨，但不知道該怎麼表達，於是就想像用手去摘取天上的流星。「木末」指樹梢，「搴」是摘取。此句是化用了屈原（前 343 年—前 278 年）《九歌·湘君》的「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sup>16</sup>薜荔是緣木而生的香草，到水中去採摘必然是無所得的；芙蓉本生於水中，到樹梢上去摘取荷花，也必然是徒勞無功的。屈原這兩句比喻用力雖勤卻毫無收穫，描寫了他努力追求理想卻無法實現的景況。「木末搴流星」表面的意思是到樹梢去採摘轉瞬即逝的流星，實際上詩人就好像屈原那樣，巧妙地表達了雖有遠大抱負卻難以實現的矛盾心情。此詩作於 1936 年，而在 1934 年，汪先生為了實現孫中山

<sup>16</sup> 金開誠等：《屈原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211。

先生在逝世前夕還念念不忘的「和平奮鬥救中國」這個遠大抱負而殫精竭慮，<sup>17</sup>可惜後來因為企圖用「和平運動」救國、保衛「國家之生存獨立」卻壯志未酬身先死，最終反而背上「漢奸」之名。<sup>18</sup>

〈幾司柏山上〉不僅是一首描寫自然景觀的山水詩，更展現了詩人內心對理想和志向的追求。整首詩結構清晰，層次分明，全詩二十八句，可分為四段。

首四句（「平生所觀瀑，眾妙不可名。惟此幽且奇，每見心為傾。」）開篇點題，總括幾司柏瀑布在詩人心中的獨特地位，指出此瀑布令他「心為傾」的原因就是其「幽且奇」。

次十句（從「遠從雪山來」至「百步一換聲」）承接上文的「幽且奇」，集中刻畫瀑布的「奇」，從源頭、形態、氣勢、動態、聲響等各方面，描繪幾司柏瀑布與眾不同、令人驚奇之處：源自雪山、白練飛遊、勢如建瓴、直下千丈、石破天驚、縈繞巖壑、換態換聲等，都是「奇」的具象化。

後十句（從「蕩蕩入平湖」至「寫以聲泠泠」）集中寫瀑布的「幽」。「幽」字強調瀑布隱祕、清幽的氛圍。「蕩蕩入平湖，浮綠與天平」二句，描繪瀑布最終匯入平湖後，水流由飛流直下轉為從容舒展的姿態，營造了寧靜和諧的情景。此二句是詩歌由動態描繪轉為靜態描繪的轉折點。「山色如明礬」形容山的顏色潔白明亮，像明礬一樣純淨透明，讓人感受到山的清冷幽美。「湖光如墨晶」描寫湖水的顏色黑中帶亮，晶瑩剔透，營造出一種幽深神祕的氣氛。

末四句（「胸中若冰雪，對此匹練橫。有懷當如何，木末擎流星」）由景及情，收束全詩。詩人面對如此「幽奇」的景色，內心如冰雪般澄澈，這裏暗含詩人對自身品格的期許。全詩最後以奇崛的想像作結，「木末擎

<sup>17</sup> 汪精衛在中央黨部總理逝世 9 週年紀念會演講說：「總理臨逝世的前一夕……，不住的念著『和平』『奮鬥』『救中國』……。我們若要到『和平奮鬥救中國』而死，有兩個機會：其一是忽然飲彈而死，其一是為充實力量而鞠躬盡瘁，把身體精神一點一點的榨乾了消磨了然後死。」汪精衛：《汪精衛政治論述》匯校本中冊（台北：華漢出版社，2024 年），頁 330。

<sup>18</sup> 汪精衛 1938 年 12 月 29 日所發出之〈豔電〉說：「中國抗日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產獨立，抗戰年餘，創鉅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汪精衛：《汪精衛政治論述》匯校本中冊，頁 414。

流星」一句，巧妙地表達了詩人既有遠大抱負又難以實現的矛盾心情，具象而意境深遠。

〈西班牙橋上觀瀑〉與〈幾司柏山上〉，都是描繪外國瀑布的壯麗景色，所以在內容和遣詞用語方面很容易出現相同或相似之處。汪先生是文學造詣甚高的詩人，他這兩首詩給讀者的感覺，並不是大同小異而是在內容方面各有不同的側重點，在遣詞用語方面也是各有特色。

〈西班牙橋上觀瀑〉前半段提到翠巖、碧嶂、瀑布如蛇，風馬雲車等意象，表現出瀑布的動態美。中段轉向描寫瀑布流經的怪石，將瀑布與巖石的對抗、水花的光影變幻與詩人的觀瀑體驗等，熔鑄為一幅充滿張力的畫卷。這一段自出機杼的精彩內容，並不見於〈幾司柏山上〉。開篇的「幽且奇」，是〈幾司柏山上〉的定調，千巖萬壑的縈繞、十步百步的變幻、山深日夕的環境、湖光山色的晶瑩，都強化了瀑布清幽奇絕之感。

至於遣詞用語方面，我們只要比較二詩的顏色字詞，便可以知道詩人獨運匠心，利用它們成功塑造了大相徑庭的藝術效果。〈西班牙橋上觀瀑〉色彩豐富，包括「翠巖碧嶂」的「翠」、「碧」，「蒼崖崩摧」的「蒼」，「沸白凜藍」的「白」、「藍」，「松林紅」的「紅」，以及「長虹」所隱含的紅、橙、黃、綠、青、藍、紫等七彩。每一種色彩的運用都精確地捕捉了不同畫面瞬間的美感。詩人通過色彩的變化來表現瀑布的動態美，從青翠的山巖，到水花飛濺時的白色泡沫，再到靜止的深藍潭水，最後到絢麗的彩虹和溫暖的紅色，形成了一個豐富的色彩流轉，構築出一幅氣勢磅礴、色彩繽紛的山水畫卷。

〈幾司柏山上〉只中有四個帶有顏色字詞的句子：「飛白遊青冥」——白色瀑布出現在青天，「浮綠與天平」——綠色湖水與天色相接，「山色如明礬」——山色如白礬般清澈透亮，「湖光如墨晶」——湖水如墨晶般棕黑晶瑩。白、青、綠、礬白、墨黑等冷色的交織，形成清冷、深邃的視覺基調，賦予畫面一種幽深的氣息，恰如其分地表現此詩所強調的「幽」。

兩詩的色彩運用，大抵可以用繪畫美學來比喻：〈西班牙橋上觀瀑〉如色彩飽滿、畫面充實的油畫，〈幾司柏山上〉如色彩單調、意境淡遠的水墨畫，兩者各自展示瀑布詩的不同藝術面貌。

## 三

我們從上文所討論的以瀑布為題材的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就清楚見到汪先生純熟地運用這兩種詩歌體裁來寫景抒情，下面讓我們討論他以另外一種體裁——七言絕句——來寫的一首瀑布詩。

〈廬山瀑布以十數，飛流湔淵各有其勝。余輩攀躋所至，輒解衣游泳其間，至足樂也〉

浪花無蒂自天垂，石氣清寒蘚不滋。  
夜半素娥初墮影，冰肌玉骨最相宜。

汪先生很喜歡遊覽江西省九江市南郊的廬山，自從 1920 年初探廬山後，他在往後 17 年多次造訪，共寫了 30 多首詠廬山的詩。此首廬山瀑布詩寫於 1920 年。

詩題說明廬山的瀑布數量眾多，形態各異，飛流直下的瀑布和深潭各有各的優美之處。詩人與家人、友人攀援到瀑布潭邊，脫去衣服，在潭水中游泳，感到十分快樂。

詩歌開篇便出手不凡。首句「浪花無蒂自天垂」，「浪花」指瀑布的水花，「蒂」指花梗，也就是花朵與莖相連的部分。詩人在這裏一語雙關，把浪花的「花」字又理解為植物的「花」，因此說瀑布的水花沒有根蒂，從天而降。上文曾經交代過，先生熟讀陸游詩，此句的「浪花無蒂」出自陸游〈醉中懷江湖舊遊偶作短歌〉的「浪花無蒂高崢嶸」。<sup>19</sup>詩人說這沒有花梗的「花」，並不是在凡間土地生長，而是直接從天上垂落人間。這種寫法突破了描述瀑布如「銀河落九天」的壯美套路而轉向空靈柔媚的審美，<sup>20</sup>賦予瀑布水花一種輕盈飄逸、超凡脫俗的氣質。

次句「石氣清寒蘚不滋」，將讀者的感官從視覺引向觸覺。「石氣」是環繞山石的霧氣，這裏指瀑布周遭的巖石所散發出的寒氣。苔蘚通常像毛髮一樣附著在山石、水池、屋瓦、頹牆、濕地等陰暗潮濕之處蔓延生長，

<sup>19</sup> 陸游〈醉中懷江湖舊遊偶作短歌〉起云：「無渡河，浪花無蒂高崢嶸。」見《全宋詩》，頁 24509。

<sup>20</sup> 李白〈望廬山瀑布 2 首·其 2〉云：「日照香爐生紫烟，遙看瀑布挂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見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頁 989。

但是在廬山瀑布的石壁上，因為寒氣逼人，連苔蘚也無法滋生。此句細緻地描寫了瀑布周圍環境的清冷與乾淨，為後兩句做足鋪墊。

第三句「夜半素娥初墮影」，到了半夜，月亮初升，瀑布水中映出月亮的影子。「素娥」是嫦娥的別稱，也用作月亮的代稱；「墮影」是落下影子，這裏指月亮的清輝灑落在瀑布上，彷彿是天上仙子降臨凡間。這種描寫方法，優雅生動而富有浪漫色彩。

詩的末句是「冰肌玉骨最相宜」。「冰肌玉骨」相傳出自五代後蜀國君孟昶（919年—965年）的〈玉樓春〉詞（又稱〈避暑摩訶池上作〉詩），後來經蘇軾（1037年—1101年）用作〈洞仙歌〉詞的起句而廣為流傳。<sup>21</sup>它用來形容孟昶妃子花蕊夫人（？—976年）的肌膚如冰一樣潔淨，骨骼如玉一樣晶瑩。汪先生在詩裏用來形容瀑布的水質，彷彿擁有美人的冰般肌膚和玉般骨骼，是對瀑布清冽純潔特質的高度讚美。他認為，只有「冰肌玉骨」這個描述女子美得令人驚豔的詞語，才最適合形容眼前的廬山瀑布。此句把廬山瀑布看作絕色美女的化身，充分表達了作者對它的鍾愛。這裏的「最相宜」，靈感可能來自蘇軾用來描繪西湖的「淡妝濃抹總相宜」。<sup>22</sup>

詩歌的前兩句描寫日間所見的瀑布自然景觀，後兩句則將月下瀑布的美景與詩人的感受結合起來，營造出幽靜、清冷且浪漫的意境。「素娥」、「冰肌玉骨」等詞的運用，不僅為詩歌增添了古典韻味，更將瀑布從單純的自然景觀昇華為帶有神話色彩的仙女形象。

這首詩的意象清新，描寫了瀑布的形態、周圍的環境，以及月光灑落瀑布的景象，構成美麗動人的畫面。它的語言典雅，用詞精緻，如「浪花無蒂」、「石氣清寒」、「素娥墮影」、「冰肌玉骨」等，將廬山瀑布描寫成一位不食人間煙火、聖潔不可方物的仙子，充分體現詩人對自然造化的敏銳詩心與獨到的審美眼光。這首〈廬山瀑布〉在詠瀑布的詩作中獨樹一幟，它的清新脫俗、冷冽優雅風格，明顯與〈西班牙橋上觀瀑〉所描繪

<sup>21</sup> 蘇軾〈洞仙歌〉起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張志烈等：《蘇軾全集校注·第9冊（詞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420。

<sup>22</sup> 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2首·其2〉云：「水光潑灑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張志烈等：《蘇軾全集校注·第2冊（詩集2）》，頁848-849。

的雄偉壯闊景象和〈幾司柏山上〉所刻畫瀑布的清幽奇特，大異其趣，然而都是各有其獨特審美價值的上乘作品。汪先生在傳統詩歌領域的深厚文學修養和高超的創作才華，於此可見一斑。

## 主要參考文獻

### 專著

- 何孟恆編著：《汪精衛生平與理念》，台北：時報文化公司，2019年。
- 汪精衛：《汪精衛政治論述》匯校本，台北：華漢出版社，2024年。
- 汪精衛著，何孟恆編著：《汪精衛詩詞彙編》，台北：華漢出版社，2024年。
- 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彙》，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7年。
- 周世安：《不負少年頭——汪精衛雙照樓詩詞稿揭秘》，台北：新銳文創公司，2012年。